

夢秋雲跡

說小情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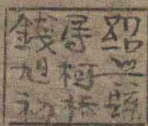
社會言
情小說

▲疎雲秋夢▼

全一冊 實價國幣貳元

總發行所：北京和外南柳巷門牌十四號銀麗書屋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主編者：耿曉隄

發行者：高伯岩

出版者：銀麗書屋

外埠分銷處：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 出版

說小艷香情言會社

夢秋雲疎

著隄曉耿

行印屋書騰銀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社會言情小說

疎雲秋夢目錄

第一章

鬧鬼……

一〇

第二章

初戀……

四一

第三章

要變……

六五

第四章

墮落……

八八

言情小說 疎雲秋夢

耿曉暉著

閑篇

「記憶」是人類苦惱的因素，不管我們現時的生活如何得意或如何落魄，但只要想起往事，便會引起淡淡哀愁。人們的年齡越大，可回憶的事越多，而苦惱也跟着增加起來。把人生的全程一算，還是苦惱的時候多，快樂的時候少。

人們的嗅覺，聽覺，視覺，味覺……又都是幫助回憶的，雖然你不再想回憶以前的事，但它們却能刺激你，使你不由不想到以往。聽見鳥鳴，貨聲，歌音……便能想到當年聽到這種聲音的時候。甚至雨點流水，也都能引起某一個時代的憧憬。看見一件東西，一齣戲劇，睹物思人，尤能振動記憶的鍵子，奏出悲哀的幽曲。嗅到一種香水味，便可以想到當年愛人的丰度，嗅到一種血腥便可以想到曾經從軍的恐怖，幼年的時候，不大容易悲哀，年長之後，心靈又倒脆弱起來，勁不住一個極微小的刺激。讀一部哀情小說，看一幕悲情電影，聽一齣辛酸的劇曲，都會流淚，這固然是一種藝術的成就，但

大部分的悲哀。是融在同情的回憶裏。

我最是喜歡回憶的，但以往的事又多不堪回首。每一件事都能使自己的情感波動。因此而又想到現在的現實生活，仍不啻是將來回憶的種子，爲了免去將來回憶苦惱，似乎應當追求一些極平凡無奇的生活吧，但是世事總不能盡如人意，一些不平凡的事，不平凡的人，不平凡的物，不平凡的香，色，味，不斷的刺激腦子，使它深深刻劃在腦子的彎曲處，甚至鼓動着感情，「不眠不休」的騰轉。苦啊，不必到老，已經老了！

近來衰弱更甚，記憶竟模糊起來。夢中見到一個幽境，醒來似覺在那裏看見過，但竟想不起在那裏見過了。聽到別人說過一件事情，彷彿曾聽誰說過，但竟想不起是聽誰說過了。偶然想起一個情景，這情景彷彿是自己經歷過的，又彷彿像夢裏作過的，又彷彿是想寫小說時理想過的，任怎麼想，只是想不出它的來源。於是往往把人生，夢境，小說，三種混在一起，分不清楚了。

人生，夢，小說，本來也差不多，但是人生却還沒有夢美麗，夢還有時愉快，有時甜蜜，而人生却整個兒是苦的。倒是小說還可以調劑人生與夢的平衡。喜歡甜的時候

不妨寫點甜的，喜歡苦的，那就寫點苦的。如果光寫夢，那又未免離奇浪漫，如果光寫人生，又沒那麼許多材料。

在我初寫小說的時候，只是一種玩票性質，喜歡而已，沒想到後來竟當了職業，而「以寫小說爲生」了。截到現在算起來，我的小說被印刷出版的；快有四十種了。質，放在其次，量却連我也未之初料。至於寫言情小說，亦非我的初意，大多是報館方面要我寫什麼，我就寫什麼。而報館也是根據多數讀者的意思來的。

初寫言情小說，頗覺爲難，因爲我並沒有戀愛的經驗，不過是道聽塗說而已，不想讀者却很推許，於是報館也頗滿意，於是我也就高興的寫起來。寫到現在，仍要離不開道聽塗說，東撫西拾，有的時候，也把我的夢寫到裏邊去。後來張二也願意給我一個材料，李四也希望給我一點意見，漸漸多了起來，我就鬧不甚清了，也許是張三的事寫在李四的身上，也許把一個夢當作了李四的事。

好笑的是許多讀者給它索引，有的還說的有眉有目，似乎比我知道的還清楚，其甚的還把一種難堪的名字加到我的頭上，人生是人生，小說是小說，許多人似乎把人生和

藝術沒有認清，這我也不必多辯了。

關於「愛情」，在我這些小說裏，固然也發揮了不少，但我到現在還覺它實在神秘，有許多地方解釋不出來的，愛情本來不是科學，硬要給它定出一個範圍來，當然是不可能的。

一般人對於愛情的觀念，因為立場的不同，所見的也極不一致。大多都是用主觀的見解來批評，拿自己的感情來評斷，這都不免武斷。譬如正在戀愛中的人，便也倡戀愛至上主義，失意或未戀的人，便咒罵戀愛，憎恨女人的，便說女人是禍水。即或同一件事情，關係者三個人，便有三種批判。比方丈夫愛了另外一個女人，便說愛情是直接的，或是博愛的。太太呢，却說丈夫是濫愛，盲目的。另外那個女人，便說戀愛無條件。各說各有理，因此可推見一般。

社會上發生一件戀愛慘劇，於是批評者各發議論，振振有詞，而實際站在客觀立場，完全用純理智來評判的，却非常少。因為人的感情，實在不易磨滅，我寫小說，應當純客觀的寫，但竟不由自己的也加入了自己的感情。寫連載言情小說，能夠由始至終，

始終不變其態度，真是難能之事。今天高興，寫的便有精神，對於主角也很誇張，明天不高興了，寫的立刻鬆懈，甚至牽拉到小說的人物和故事，以至不能自圓其說。

在我寫淺雨低晴的時候，有的朋友說，于晴開和「白雨楓」絕對不能戀愛，那是極端錯誤的——有的朋友說：于晴開對白雨楓可以戀愛。甚至王乃文的戀愛也是可以同情的。——這就是因為立場不同的緣故，有的把小說索看成事實，以對人的關係而影響他對於小說的批評，這更可笑。

像淺雨低晴這樣的故事，社會上不知有着多少。我寫小說的目的，是要它映現時代的人生，當然抓住現時代社會上所有的通病，於是張三看着便像是張三的事，李四便是李四的事，這都是沒有把我寫的小說真正目的看得明瞭。

有許多人常說愛情有真假，其實愛情沒有假，只有真的。凡是假的愛，根本就不可叫作愛。我可以作一個比喻，譬如有一個您不喜歡的人來訪您，您和他說話都覺非常勉強，他說十句，您也就說一句，但您對於您不喜歡的人要說出「我愛你」一來，您試想，能說得出嗎？

至於受物質或勢力的誘惑而生愛的，那也是真的。我以為愛人的錢，愛人的勢力，和愛人的漂亮，愛人的學識是一個樣的，都是愛。這裏所要區別的是高尚與卑鄙而已。

有人對我說：「你寫的小說，都是取智識階級的人物，其實嘲戲的，野雞，也未嘗沒有真愛情。」是的，我承認這話不錯，只要是個人，他就有真愛，可是我所要寫的，是要給社會作一般典型的愛，像那潘金蓮與西門慶，我始終認為是卑鄙。

一向寫小說，最是同情女人，我覺得惟有女人可憐。但是逐漸考察的結果，女人使我失望了。有人說我的小說裏的主角，沒有一個是偉大的，但我到現在也沒有見過幾個比我小說裏的女主角更偉大的女人。

我曾經給一個女友寫信，賀她將要結婚，她回信很生氣，說這消息都是造謠。她至少至少要過三年才能談到婚姻的事，可是沒過半年，她結婚了。又有一個女友，看見我的懷中手冊斥為非國貨，但是一年的時光，她竟非外國的絲襪不穿了。她們的簡練竟這樣不易維持，不必再談到愛情了。

最近見着一位久不曾見的女人，她以往具着很厚的溫情，可是這次相見，我真怕極

了，她的世故虛偽，真如一個沒有性靈的行屍差不多了。女人，不盡是可愛的呀，女人也並不是永遠可愛的呀！

寫到這裏，我又想到許多許多賢慧的女人，這大概就是「記憶」的作祟吧。我想到她們，便不由的落了淚。她們有的死了，有的落魄不堪。賢慧的女人却都如比結果。

我們還是談愛情吧，——談字是論字的意思，特註，以免誤會——愛是情之一種，富於感情的人，便富於愛，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富於愛的人，同時便富於恨，富於悲哀，富於快樂，富於疑懼。因為喜怒哀樂愛惡懼，全是感情作用。

許多人以爲好暴躁，有癖氣的沒有感情，不對，那正是感情豐富缺乏理智的緣故。暴躁的英雄若是氣短起來，比誰都厲害，有癖氣的小姐愛起來，比誰都熱烈，世人往往莫明其妙，而發生不幸的離異，這都認識不清之故。口角時生，正是感情過剩的表現，只要有一方能夠諒解，則愛的程度更有深。富於情感的，求全不惜責備，富於理智的，才能委曲以求全，認清這點，則愛情自能維持長久。

七情之外，還有兩種感情的表現，一個是疑，一個是妬，這兩種感情作用，輕則有

助於愛情，重則爲愛情之障礙。妬與疑比較起來，妬優於疑的。妬之味爲酸，疑之味則苦。

還有一件事爲人們所忽略，而實看很重要的，便是愛裏有一種病態心理。我們如果批評一個人的愛是否正確，必須先要觀看他生理上有沒有缺陷。愛慾固然有關係，但有一種生理上的病態——性慾亢進症，這種抗進症的現象，是性慾極易衝動，幾乎每天腦子裏離不開性的問題。男女都是如此，有這種病的，這是可怕極了，尤其女人，能夠墮落思淫，往往犯法，這種病態是一種罪惡，我們不能把它看成「愛」。

性慾的旺盛固然沒有標準，而又隨人而異，但愛純追求於性慾，而至危及個人的健康，妨礙社會的風化，便是病態。在常犯腰疼的脊髓癆初期，會發生異常的性興奮。又在某種精神病症，一切生活力盡集中於性慾，而興狂的行動逸出常軌的事也有的。以外如男性的尿道炎，女性的外生殖器炎等，都容易發生性亢進，甚至每天沒有異性陪伴而睡不着，這不是健康，這是一種病，一個小姐同拉車的跑了，一個姨太太和司機的姘度甚至，一個女人和店夥調戲，我們不能承認這是愛。因爲這是生理的缺陷呀。

有這種病的，妓女最多，和妓女的生活相同的婦女，也常有這種病態。男人當然更多。我們如果把這種性慾的追求叫作愛，那真是認識不足，有人把潘金蓮作成戲劇，作成電影，潘金蓮也會說「我愛你」，我們真要爲「神聖的愛」一哭。

在這非常時期，還要談情說愛，似乎全無心肝，不過愛是人的性靈，不能勉強的。不愛而強叫他愛，這是不可能，愛而不叫他愛，也是不可能。在這個時候，我們能夠受愛的鼓勵，作些有益身心，有益國家，有益社會的事，則這愛便偉大起來了。

在這個過渡時期，女子爲最不幸。因爲一般腦子舊的人物還很多，他們對於女兒限制很嚴，往往不叫女兒讀書，有的小學畢業，即不再叫她求學，而馬上找個婆婆家嫁了，一了自己心願，也定女兒終身。殊不知男子是有進無退，結婚之後，知識愈增，社交一公開，便對原妻漸感不滿。女兒千辛萬苦，勤儉持家，以求丈夫上進，得個職業，以謀將來幸福，却不想男人有了職業，女人被棄了。這時候，女人自顧無力，倚靠無由，以前的愛是培植，完全無用，這種可憐的女人，不知有多少。

在這時代以前，婚姻不能自主，男子多少總有顧忌。在這以後，女子得到真正解放

，可以自謀自立，與男子站同一位置。女子都可以免去不幸。偏偏這個時代，女人爲最可憐。父母者不能認清時代，應負一大半責任。

我的遠戚有個街坊女人，非常老實，嫁給一個不知上進的男子，終於被棄了，她只有跑到野地割草賣了買吃。在她割草的地方，離着營盤近了，被誤認爲賊，綁在樹上毒打，她不知怎麼走回家去的，回到家裏喊救命。兩個大刺激之下，不飲不食兩天，沒有人管她死去了。像這樣的女人，當然還多得很多。可是我們應歸罪於誰呢？

不管是回到家裏也好，走到社會也好，我們先要把女人的知識充實起來。

閑篇太長了，閑話打住，書歸正文吧。

第一章 鬧鬼

秋末了，晚風很涼，王老太太帶着三女兒四女兒和二兒媳，在屋裏圍着爐子坐着閒談。三女兒王淑雲剛給她父親寫好了信，往信皮上貼郵票，膠票上的膠沒有，她用買來的膠水去粘，也粘不上。她生氣道：「現在的東西，又貴又不好，膠水竟不黏，真氣人！郵局也是，郵票長了價，你倒是印郵票呀。拿一毛改八分，拿八分改四分，胡這麼一

改，窮湊合。吳媽，拿點兒飯食粒兒吧！」吳媽走了進來道：「您要飯米粒兒幹麼呀？」

「王淑雲道：一粘郵票。」吳媽道：「您交我吧，不用飯米粒兒，用牙花子就能粘。」

王淑雲嘆道：「喲，那多饞呀。趁早可別介。」大家也笑起來，王老太太說：「打一點糊漿吧！」王淑雲道：「你先等一等，我看郵票夠數不夠數。這是八分，這是兩個二分，這是一個四分，合着是多少了？」四妹王季雲道：「一毛六，還欠二分。」王淑雲道：「沒有二分了，這裏有一個一分的。」還有一個五分的。」王季雲道：「用這五分的，再用一個四分的，那兩個二分的不要，有一個八分的再貼上那個一分的，不就夠了嗎。」她們來回倒了半天，王老太太道：「我聽着都把我繞糊塗了。」這幾張郵票，把信皮兒幾乎都要蓋滿。交給吳媽打漿子粘去了。她們便圍着爐子談天。王老太太道：「今天報上有什麼新聞，？第八次配給又快下來了吧？」王季雲拿起報來說道：「媽，淺雨低晴結果了。」王老太太道：「完啦嗎？你還沒給我念呢。快給我念！」王季雲道：「我給您念吧。」王老太太道：「也好，究竟那個白雨什麼跟那手晴閣怎麼樣？」王季雲道：「白雨風和手晴閣又恢復友情了。」王淑雲道：「我一猜就猜到了，結果一定是這

樣。」王老太太道：「你倒會猜。」王淑有道：「哼，耿小的的小說，沒有什麼了不得的。」王季雲道：「這話若是叫耿小的聽見了，也許把你寫到小說裏去呢，哈哈！」王老太太道：「你說于晴閣和白雨楓尙培華真有這樣人麼？」王季雲笑道：「那是小說呀，怎能沒有這人呢？」王老太太道：「尙培雲死的很慘，假如她還活着，不知見了白雨楓怎麼樣呢。」王淑雲的嫂嫂道：「二奶奶他們到了墳地去，在墳地相遇見她的魂靈兒看見過，是難過她不是難過，。」王淑雲道：「她人死了就死了，還有什麼魂靈。」二奶奶道：「怎麼沒有呀，我生從前住的那地方就鬧鬼。」王季雲道：「呀，可是鬧鬼，我可真怕鬼呀！」王淑雲笑道：「這怕什麼？你不是不相信有鬼嗎？」王季雲道：「我雖然不相信，可是一說鬼的事我就駭怕。」二嫂一聽她駭怕，越發談起來，一來表示自己膽子大，二來故意鬧她玩。她道：「我上小學的時候我學校裏就鬧鬼。我先不信，後來有一天放學，我是值日生，回家晚些，在要走的時候，到廁所去，我剛一進去，就見由牆裏伸出一隻大手來，比人的手大吧，上面還有許多黑毛，吓得我趕緊就跑回家去了，第二天就告了病假。」王淑雲道：「沒有這事。」二嫂道：「真的，我不是說瞎話。還有